

高陽作品集 ①9

水龍吟
(上)

水龍吟

高陽作品集 ①9

水龍吟
(上冊)

高陽 著



有著作權・禁翻印

聯合報叢書・高陽作品集(19)

水龍吟

著者 高

發行人 劉

出版者

聯

合 報

社

昌

平陽

總經理
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登報字〇〇二七號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電話：八四一八六六・八〇一七

印刷者

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臺幣三〇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第三次印行

ISBN 957-08-0531-5 (套：平裝)・89009-26・

「不、不！不過，我一時很難跟你說得清楚。」彭華想了一下又說：「大致是這樣，我的岳母在太湖邊上置了一座園子，特為替我蓋了一座小樓。」

「喔，我明白了，將來你是入贅？」

「也可以這麼說。將來你們倆一個住樓上；一個住樓下。」

「自然是讓二奶奶住樓上。」魏祿官有些擔憂：「只怕二奶奶不容易伺候。」

「她也是很明理的人，念在你在四川一直照應我，不會難為你的。」

看他說得如此有把握，魏祿官面無憂色了，「開飯吧？」她問。

「中飯吃得太多了，吃不下。你們去吃吧！」

「那末，我替你熬一鍋粥在那裡，餓了再吃。」

「也好！」彭華問說：「有筆墨信紙沒有？」

「信紙可沒有。」魏祿官看一看天色說：「紙店只怕也關門了。」

「那，有沒有別的可以寫字的紙？」

「只有從我記家用帳的本兒上撕幾張給你。」

「也好。」彭華自語似地說：「現在不比從前，又在前方，一切都不能講究了。」

這封信寫得很長，談他自己的戰績，當然也要談魏祿官，但只說他生了一場重病，虧得「所雇女傭魏姓者，悉心照料，方得痊癒」，以為將來納之為妾，作一個伏筆。

HW4409/1201

由東鄉回防區，達川為必經之路；羅桂鑫進東門後逕投義隆客棧，掌櫃是他的族兄羅三順，一見面就告訴他，羅思舉與劉清到達川來了，住在西跨院。

「喔，真巧！他們甚麼時候來的？」

「昨天。聽說是勒大人特為叫他們來的。昨天一到就進大營；今天一早又去了，到此刻還沒有回來，想來談的公事不少。」

「喔，」羅桂鑫問：「西跨院還有屋子沒有？」

「有一間，不過不大好，靠近茅房。」羅三順答說：「我看不必另住了；六叔那間屋子很大，我另外替你安張床好了。」

等安頓妥當，羅桂鑫正在喝茶休息時，羅思舉與劉清回來了；兩人都是神態安詳，可以想見，公事談得很順利。

「彭守備說，願意跟著二叔，不想到勒大人那裡當差。」

「我已經回絕勒大人了。」羅思舉答說：「剛替他在東鄉安了家，如果將來跟勒大人到了成都，來去也不方便，所以我想一想，不如就替他作了主。」

「彭守備很感激二叔，還有件事，說起來教人不能相信，那魏祿官居然還沒有破身！」

「有這樣的事，」劉清接口，「倒真難得。」

「因為難得，所以彭守備聽我的勸，改了主意。」羅桂鑫將彭華不作負心王魁的經過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「這件事聽來很痛快。」羅思舉笑道：「今天我要開戒了。」

他正在戒酒，說要開戒，便是復又舉杯；當下叫羅三順備菜沽酒，開懷暢飲。

「我們要挪地方了，全營開拔到榮家鋪。」

「那不在巴州西南嗎？是不是要跟鮮大川開火？」

「能不開火最好。」劉清問道：「桂鑫，巴州你熟不熟？」

「熟。」

「那，」劉清看著羅思舉說：「我就讓桂鑫辛苦一趟吧？」

「鮮大川很鬼，如果識破了，會壞事。」羅思舉說：「我看得派個從未去過巴州的人，比較妥當。」

「不，」劉清搖搖頭，「第一，從未去過巴州的，人生路不熟到處問路，反而不妙；第二，從未去過巴州，還要見過鮮文炳的，一下子不容易找；第三，這件事要極靠得住的人去辦，我看只有桂鑫合適。」

「這件事歸你作主，你說桂鑫合適，我也不反對。」說著，羅思舉看著房門嚶嚶。房門是關著的，羅桂鑫明白他的意思，起身去將房門打開，內外視線毫無阻隔；這樣，看有人過來，便可及時住口，免得洩漏機密。

「是這樣的，」劉清壓低了聲音說：「你去見鮮文炳，就說我已跟勒大人談過，答應他的條件，請他跟楊似山商量，如何勸鮮大川來投降？」

「要告訴他的就這麼兩句話？」

「還有，」劉清從容指示：「你把我們全營進駐榮家鋪的話告訴他，如果鮮大川肯投降，就讓鮮文炳陪了他到榮家鋪來；倘或不肯聽勸，鮮文炳預備怎麼辦？讓他跟你說了，你趕緊回來報告。」

「是了。」羅桂鑫說，「我明天一早就走。」

第二天，羅桂鑫化裝成一個布販，揹著一大網藍布，戴一頂氈帽，壓得低低地，星夜趕路，順順利利地進了巴川，找店住下；到天黑以後，方始悄悄來訪鮮文炳。

他們是舊識，鮮文炳一見驚問：「你怎麼到巴川來了？」

「我奉劉青天之命，特為來見你傳話。」

「剛到？」

「不！白天到的，住在南門三義客棧。」

「那裡不妥當。你搬到我這裡來；我叫人替你去搬行李。」

「沒有甚麼行李，一網布，丟了也不要緊；不必去搬了。」

「也好。」鮮文炳將羅桂鑫安置好了又說：「你現在不必告訴我，我去約兩個人一起談。」約來的兩個人，便是他的姪子鮮路保，以及鮮大川的副手楊似山，深夜在燈下，圍坐密談。等羅桂鑫將劉清的話，據實轉告以後，楊似山問道：「你們的人馬是不是已經開拔了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

「那，這件事，時還不能辦。為甚麼呢？」楊似山自問自答：「鮮大川從馬蹄崗、天寨子兩仗以後，傷了銳氣，對令叔尤其忌憚三分。如果說令叔已經到了榮家鋪，預備攻巴州，文炳去勸他，話就比較好說了。」

「我想，」鮮文炳接口：「也不必一定要等到羅游擊到了榮家鋪，只要消息到了大川耳朵裡，我就有話好說。」

「這話也不錯。」楊似山點點頭，「我來想法子透消息給他。」

「如果，」羅桂鑫問：「鮮大川不肯投降，怎麼辦？」

「那就只有對他不客氣了！」

「你們動他的手？」

「那要看情形。」楊似山說：「再有一個辦法，就是請羅游擊進攻，我們做內應。」

「好！我知道了。」

「還有一層，想請教羅大爺，」楊似山問：「如果我們得手了，原來的弟兄歸誰統帶？」

「那是要你們自己商量的。」羅桂鑫說：「我保證家叔一定會照你們自己的決定，歸誰就歸誰。不過，勸大人是不是另有意見，我就不敢說了。」

「有你羅大爺這句話就行了。」楊似山站起來說：「時候不早，請安置吧！」

楊似山與鮮文炳叔姪一走，羅桂鑫亦即上床；酣睡之中，發覺有人在推他，睜眼一看，是楊似山站在他床前，雙眼紅紅地，疲態畢露，似乎一夜未睡。

「羅大爺，我們都商量好了，這件大事，今天就要辦個結果出來，我現在送你出城，安置在妥當地方聽消息。」

羅桂鑫頗為訝異，「何以這麼匆促？」他很關切地，「這件事總以妥當為第一，忙中會出錯。」

「是這樣的，鮮大川昨天半夜裡派人到我家來通知，說在達州的坐探來報，羅游擊的『舉字營』預備開拔到榮家鋪；『涵字營』繞道到通江；德楞泰由川北南下，三路攻巴州，找我去商量如何應付？鮮文炳叔姪正好趁此機會去勸他，說不定就有好消息讓你帶回去。」

羅桂鑫想了一下問道：「你是說，不管是好是壞，今天一定有消息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好！我馬上跟你走。」

於是羅桂鑫盥洗進食，心裡卻不斷在思量，評估成敗，想停當了，還有一番話問。

「如果一切順利，鮮大川肯投降，那就是好消息，應該下午就有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楊似山深深點頭。

「如果不是太順利，但也不壞，譬如要談投降的條件，那末下午也應該有消息了？」

「可能要到晚上，因為我們內部要談談開甚麼條件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羅桂鑫又問：「如果到明天中午還沒有消息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一定會有。不管是好是壞，我一定會送消息給你。」

「是了。」羅桂鑫心想，如到明日中午尚無消息，就可能有不測之禍，那時必須見機，趁早溜走。

當然，這心事他是決不會告訴楊似山的；但由於有開溜的打算，必得須先有所準備，因而要了一大包「鍋魁」，繫在腰帶上。

巴州在唐朝是佛地，河山環峙，崖壁皆刻佛像，共有東西南北四龕，每龕佛像多則兩千餘尊，少亦一百有餘。其中以南龕最負盛名，在城南里許的化成山上。

化成山在唐宋是騷人墨客宴遊的勝地，崖壁上刻有杜甫的詩句，但經明末大亂，景觀已不如往日；教匪一起，鮮大川盤踞巴州，手段毒辣，行旅皆有戒心，誰還有閒心情來尋幽探勝？所以山上的一座化成寺，只有一個髮眉皆白的老和尚，帶著五個小沙彌耕種度日，巴州原以上田沃衍，民物繁阜著稱，但頻年動亂，農田水利失修，化成山上水源斷絕，沃田亦成瘠土，所以這老五小的日子過得很苦。

楊似山派人將羅桂鑫送到化成寺中，交代給老和尚，只說了句：「老和尚喜歡擺龍門陣，你們好好扯吧！」便即走了。

於是羅桂鑫向老和尚請教法號，「我叫圓淨。這位居士尊姓？」圓淨問說：「好像不是本地人？」

「我姓羅。從成都來，聽說化成山風景好，特地來逛一逛。今晚上怕要打擾了。」羅桂

鑫說：「可有緣簿，我來寫一筆。」

「沒有遊客，緣簿不知道丟到甚麼地方去了，羅居士不必客氣。」

「不，不，應該的。」羅桂鑫摸出一塊碎銀子來，估計二兩有餘、三兩不足，便交了過去說：「菩薩面前的香油錢。」

「羅居士一定要布施，我也只好老實了。」圓淨接了銀子，去到殿前招一招手，問道：「心融呢？」

有個十五、六歲的沙彌奔了來說：「心融在後山挖筍，師父甚麼事？」

「你趕緊到城裡去一趙，買點香燭、木耳；再買幾升黃豆，回來做豆花。還要帶一瓶酒。」小沙彌接了銀子轉身就走；羅桂鑫疑地裡省悟，這一採辦，或許有人會問：「做甚麼？你們寺裡辦素齋請施主？」那一來豈非洩露了行藏？

因此，他急急趕過去，搖著手喊：「別走，別走！」然後又對圓淨說道：「老和尚大概是要請我，萬萬不敢當。」

「貴客光降，理當款待，何況又是借花獻佛。」

「唯其如此，越發不行，把我一片敬佛的誠心都折了。」羅桂鑫又說：「剛才不是說，小師父到後山挖筍去了嗎？這就行，我最愛吃筍；我還帶著鍋魁，一切現成，千萬不要進城去買甚麼。」

看他說得懇切，老和尚喚回小沙彌，將銀子收回，羅桂鑫看他納入袖中，方始放心。

「恭敬不如從命，不過，過於簡慢，於心不安。」

「好說，好說！」羅桂鑫說：「請老和尚領我逛一逛。」

山前山後，一圈逛下來，羅桂鑫將出入途徑都看清楚了；心裡在想，如果要進攻巴州，這化成山倒是很好的一個屯兵的所在，不妨先跟老和尚套套交情，拉拉關係，將來也許用得著。

這化成寺雖已荒涼冷落，但原來的規模不小，有禪房、有客房；老和尚也還保持著「方丈」，圓淨邀羅桂鑫同住，他顧慮到楊似山派人來送消息時，談話不便，所以託辭聲甚重，怕擾及老和尚打坐，挑了一間客房住下。

中午吃飯，管伙食的心融，在香港廚中拼拼湊湊，居然也弄了四樣素齋出來。遺憾的是沒有酒，羅桂鑫只好強忍一忍了。

「化成寺很大，」他問：「何以現在只剩下你們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一共只有六個人了？」

「化成寺原來有三十多個和尚，連掛單的經常有五十上下。這幾年有的耐不住清苦，下山走了；有的——」圓淨突然頓住。

「有的呢？」

「有的，拉伕拉走了。」

「官兵拉伕？」

「不！官兵要拉伕，有的是民伕，何必拉和尚？」

「那麼，」羅桂鑫追問：「是誰拉的伕呢？」

圓淨四面看了一下，壓低了聲音，將手往北面城中一指：「藍號的鮮大川。」

羅桂鑫心裡高興，看樣子可以引起老和尚的同仇敵愾之心；但表面上聲色不露，「聽說，鮮大川人很厲害，官兵一直拿他沒辦法。」他試探著問：「人是不是很厲害？」

「太厲害了，所以他手下開小差，或者改投別處的很多，不然怎麼拉伕拉到化成寺來呢？」

圓淨又說：「這幾個十五、六歲的小把戲也在擔心，恐怕遲早會讓他拉走。」

「看來不大得人心！不知道他怎麼能站得住腳？官兵一直拿他沒辦法。」

「這有四個緣故，巴州四面都是山。」圓淨指點著說：「北面王望山；東北大小巴山，綿延九十里，比劍閣還險；西面是平梁城山；東面是浪樓溪隘口，此外還有米倉關、黃城關，都是一夫當關、萬夫莫敵的要塞。官兵如果不明就裡，冒冒失失闖了進來，就不用想有一個活著出去。」

「這樣說，比較南面還好些。」

「可是黃城關這一關難過。」

「嗯，嗯，」羅桂鑫說：「請問第二個緣故呢？」

「第二個，鮮家是巴州大族，鮮大川的耳目眾多，有陌生人很難逃得過他們的眼睛，所以官兵想來打探軍情，往往有去無還。」

這一下羅桂鑫才明白，何以楊似山要將他安置在化成寺的道理？心中一動，想透露身分爭取圓淨的支持，但想了一會，總覺得慎重為妙，也就不再多說多問了。

飯罷各散，老和尚有老和尚的功課；羅桂鑫只在禪房閒坐，空山寂寂，暮鴉投林，眼看黃昏已近，楊似山卻並沒有派人來，好消息是落空了；但還期待著他跟鮮大川談好了投降的條件，晚上還有好消息。

這份焦灼愁悶的心情，只有借酒來澆；這樣轉著念頭，覺得酒蟲爬近咽喉，癢得無法忍受，毫不遲疑地找到香積廚中的心融，取出兩把重的一塊碎銀子，向他說道：「小師父，拜託你件事，能不能弄點酒來？」

「那得進城。」

羅桂鑫橫了心，進城就進城！「是你去？」他問。

「我走不開。叫我師弟去。」

仍是找到午前圓淨要派的那個小沙彌，羅桂鑫交代：「買一瓶酒，再買點花生之類的東西下酒。多下的送你做腳步錢。還有一層，如果有人問你買酒是不是款待施主，你千萬不可說真話。」

「沒有人問，如果有人問，我說自己犯了酒癮。」

「好！」羅桂鑫一高興，又摸了塊碎銀子給小沙彌，隨口問道：「你的法名叫甚麼？」

「我叫心貫；我們師兄弟四個，『心』字排行，『融會貫通』，不算正式法名。」

「這我就不懂了，甚麼叫不算正式？」

「說來話長，等我買了酒回來跟你細談。」

說完，飛奔下山，背影雖已消失，那「融會貫通」四字，卻彷彿還響在耳際；不錯！羅桂鑫心裡在想，融會之後，才能貫通，融會要費工夫，楊似山、鮮大川此刻還在融會，一旦貫通，自然會有消息，說不定要到明天上午，不必心急。

「要受了戒，才有法名；我們四個都還沒有受戒，所以不算正式法名。」

這時羅桂鑫才發現心貫雖已落髮，並無受戒的香疤，便即問說：「要到甚麼時候才受戒？」

「照規矩，過了十三歲就要受戒了；七歲到十三歲稱為沙彌，要受了戒，才算正式出家的和尚。」心貫又說：「本來去年就應該受戒的，這是出家人的第一件大事，沒有施主來觀禮，冷冷清清不像樣，所以師父說，替他們先起個法名，等時世平靜了再說。」

「那要等到甚麼時候？」

「起碼也要——」，心貫往城內一指，「藍號不開事，這裡才會有香火。」

「快了！」話一出口，羅桂鑫立即自我警惕，嘴太快了，出言宜慎。

那知心貫異常機警，追問著說：「羅施主，你說『快了』，是不是指藍號快要在巴州站不住腳了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羅施主，你是從成都來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那末，你的行李呢？」

這一問，羅桂鑫心頭生疑，看了看心貫，反問一句：「你說呢？我的行李在那裡？」

「在楊二當家那裡。」

「那個楊二當家？」

「怎麼？」心貫又問：「你跟楊二當家不認識？」

言語更為閃爍可疑了，羅桂鑫通前徹後想了一遍，神色嚴重地詰問：「你在城裡多嘴了？」

「我跟誰去多嘴？絕沒有的事。不過，我倒是遇見一件怪事，藍號的弟兄拿著刀在查店，問掌櫃說：這個販布的客人到那裡去了？掌櫃說：不知道。不過他有貨有行李在這裡，總會回來的。」

「以後呢？」

「以後就不知道了。事不干己，我管我走了。」

「你這話是真？」

「當然真。我為甚麼要騙羅施主？」心貫又說：「何況你是楊二當家的朋友？」

羅桂鑫察言觀色琢磨了好一會，斷定這心貫並無惡意，而且機警過人，說不定還有些用處，因此決定跟他再談下去。

「小師父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就是那個販布的客人？」

「我只是這麼疑心，好幾件不常見的事湊在一起，自然而然會起疑心。不過，羅施主，我可沒有把你當作壞人。」

「多謝你看得起我。不過，我倒要請教你是那幾件不常見的事呢？」羅桂鑫又加了一句：「也好讓我學個乖。」

「這麼說，羅施主是承認了？」

「不錯！我就是那個販布的。你先跟我說了那些是不常見的事；說清楚了，我也許有話告訴你。」羅桂鑫問道：「你很好奇是不是？心裡一直在猜想，我是怎麼個人，來幹甚麼，是不是？」

心貫點點頭，然後扳著手指說：「送你來的人，是專替楊二當家跑腿的，不就表示你是楊二當家的朋友？楊二當家住的房子好大，為甚麼不留你住在他家，要送你到這裡來？」

「不錯，這是有點說不過去，你的心思很細，還有呢？」

「還有，羅施主你怕有人知道你在這裡，你關照我不可說買酒是款待施主；由此可見，上午不讓我進城，也是有用的。這不是第二件不平常的事嗎？」心貫停了一下又說：「第三，我們這裡有人沒有行李；店裡有行李沒有人，兩下一湊，不是人跟行李都有了嗎？」

「好你個小和尚！」羅桂鑫在他光腦杓上拍了一巴掌，「我服了你了！你倒再猜一猜，我到巴州來幹甚麼？」

「我猜不著，反正跟藍號有關，那是錯不了的。」

羅桂鑫既不承認，也不否認，只問：「你覺得鮮大川這個人怎麼樣？」

「那些人都是差不多的，先說官逼民反，官不逼了，他亦沒有反回來。」